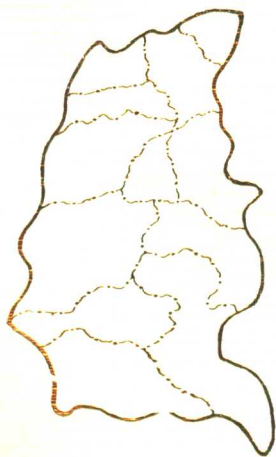


# 冀魯豫党史

资料选编

第七集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办公室冀魯豫小组

# 冀魯豫党史

## 资料选编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办公室冀魯豫小组

## 目 录

- 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和“三村”斗争……戴晓东（1）
- 鲁西南坚持“三村”斗争始末……王健民（30）
- 120天的战斗
- 坚守“三村”回忆……任耀庭（48）
- 我在杞南中心县委工作的片断回忆……孙一鹏（62）
- 北峪鏖战记
- 十六团二营参加百团大战片断……常仲连（73）
- 跟随曾思玉司令反“扫荡”……陈满池（79）
- 忆沙区游击支队……魏志明（107）
- 九分区办事处的出色工作……郭省吾（117）
- 在冀鲁豫八分区的七年……段少勋（127）
- 打碉堡 拔钉子 解放南乐东部地区……马国述（143）
- 回忆冀鲁豫第三抗日中学……杨霄彤（153）
- 鲁西北和冀鲁豫边区民先总队部始末……许法等（169）
- 解放战争中我的两段经历……郭留昌（181）
- 编后……（188）

# 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和 “三村”斗争

戴 晓 东

**编者按：**这篇文章是戴晓东同志的谈话录音。在一九八三年春末夏初，戴晓东同志每一两个星期谈一次，每次半个钟头左右，大概谈了七八次，由侯存明同志录音。内容包括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部分，这里发表的是抗日战争部分。稿子是由曹县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同志整理的，基本上保持了谈话的原貌。发表前由戴晓东同志审阅，文字上稍作改动。

## 一

在我去以前，那里从三七年起已经开始工作，做出很多成绩，工作有了一定的基础。主要是有两块活动地区，主要的一块就是在曹县西北，菏泽南部，考城东北部，东明东南部的交界处，这块区域比较大，大概直径有二、三十里路。在这个地区已有党的组织，并开展了群众工作。武装是冀鲁豫支队帮助组织的冀鲁豫支队的五大队，在这个地区活动。这个地区工作有了一定的基础，但要说是抗日根据地嘛，这不能算，因为还是一种游击活动的形式，特别是没有政权，

还不能说成是根据地。但有了自己活动的中心区，那就是刘岗、曹楼、安陵集、大小杨湖、天爷庙、王庄这样一块地方。另外一个地区就是曹县东南，青堌集周围，大概直径也就是十多里路的样子，这里有党的基层组织，群众组织动委会，以后又建立起武装青挺队。我记得当时的曹县县委主要在曹县西北、菏泽西南部这一带活动。曹东南地区亦属县委领导。主要就是这么两大块，党的组织，群众工作，武装有五大队、青挺队。我到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

苏鲁豫区党委交给我的任务，是到这个区建立地委，开辟工作，建立抗日根据地。我是三九年七月到的，到后就在地委组织的架子搭起来了。地委会的成员除去我担任书记以外就是组织部长王健民，宣传部长袁复荣、军事部长宋励华，民运部长于子元，统战部长刘齐滨，这是地委会的成员。地委那时作为党的机关是不公开的，公开的名义是用八路军的名义，叫八路军冀鲁豫支队工作团，我就是工作团的主任，这样以来就公开的活动了。地委会建立起来以后，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县委。原来的曹县县委，因主要成员都到地委任职去了，就又重新建立了曹县县委，曹志真任书记，还建立一个曹东县委，县委书记是程力夫。考城是建的县委还是工委，我记不清楚了，马瑞华担任书记。在三九年的八、九月间，就建立起来这样几个班子。群众组织，还是原来已经成立的救国总会，有一个总团部作为领导机构，刘齐滨担任总团长，程力夫担任副团长，团部设在安陵集，这是公开的群众组织。武装我刚才说过了，就是五大队。五大队是由地方上组织起来的，是在冀鲁豫支队杨得志司令和崔田民主任的支持和领导下发展起来的。对这个

队伍当时是双重领导，一方面是冀鲁豫支队领导，一方面是地委领导。军事上主要是受冀鲁豫支队领导，政治上因为它还是经常在鲁西南这个地区活动，所以是受地委领导。曹东南党和群众组织是不公开的。我们在这个地区活动，党和群众组织都是以动员委员会的名义进行的。在这时期，党的工作，群众工作，武装工作都有发展。考城也做了不少工作。地委成立时曾组织了一个排作为警卫武装，到四〇年发展成为警卫连，这是地委的武装。

当时还抓了一个工作，就是统战，这在当时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时我们的力量还不大，国民党政权还存在，不光有国民党的县长，就是我们活动的中心区韩集、桃园这一带，还有他们的区部（区公所）。他们总是想限制我们，抵制我们。公开打击我们，他们又不太敢，因为我们是八路军。那时候八路军冀鲁豫支队已经来了，但不经常在这里活动，我们只有五大队，大约有七、八百人，他们不敢公开地打击我们。但他们处处跟我们捣乱。我们宣传，他们进行反宣传；我们宣传抗日，他们讲“日本力量多么强大”，散布恐怖、悲观情绪；我们搞群众组织，他们说群众组织不挡事。我们成立工作团，特别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出去活动，要吃饭，要筹给养，他们处处限制我们，他们不敢说不让我们筹给养，但是得经过他们的区政权，不然他们就不让你筹。可是，我们就不买他们的帐，我们就以八路军的名义去借。冀鲁豫支队就是这样，主要是向地主借粮。当然向地主富农借粮，地主富农还是派给贫农，但是，不管他派不派，我们还是跟地主要，那是正规部队在这里，他们就不敢干涉了。正规部队走了以后，光我们地方上的工作团，他就说是土八

路，就不大买帐了。我们除了通过他们的区政权跟他交涉外，还采取了独立自主的政策。自己就以八路军的名义到处去借。因为那时地主士绅正在动摇，他们认为国民党不能抗日，对国民党不满意；认为八路军能抗日，八路军纪律好，但对过去“共产共妻”那种说法还有一定的疑虑。他们对八路军有好感，但是将来八路军是不是能兴旺起来？当时这里正规部队也不多，有时候来了，有时候走了，在地方上是那么点土八路，因此他的态度就是观望、动摇，谁来他就应付谁。我们就利用他们这种动摇的态度，以八路军的名义，对他们搞统战工作，因为我们这里地方同志多，除了我、宋励华、于子元是外地区的，地委其他的一些同志都是当地的，同地主士绅都多少还有一些联系，特别是下边的一些同志。我们的一些积极分子，你联系这一片的，他联系那一片的，我们就利用亲戚朋友的这个关系，对地主进行统战工作，宣传我们的政策，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不管什么人，只要是中国人，都要抗战，不当亡国奴，所以地主也没话说。在抗日这个大前提下，他只能答应，你筹给养，他只有协助，不敢给捣乱。把要的数字给他，实际上他找下边，他自己拿很少或者不拿，但总是帮助我们把给养筹起来了。那时我们也不是强迫要他们自己出，只要弄到给养，我们有饭吃，也就好进行工作了。所以统战工作在当时很重要。这样一来筹给养也就有办法了。再加上我们的宣传组织工作，他们就大胆多了，有的还很积极，开明一点的地主士绅还协助我们做些工作，不大开明的，也不说破坏话了。群众一看在地方上有一些有名气、有权威的头面人物还这样，也就没有顾虑了。再经过我们的宣传组织工作，基本群众也就放心地跟我们干

了。所以开展统战工作还是重要的。要想把党的工作、群众工作、武装工作开展起来，也还是要把统战工作搞好。这样搞了一段时间，国民党的政权还老是给捣乱。那时国民党曹县县长的态度还算是比较好的，他是韩复榘那派的人，叫王贯一，给我们搞统一战线，下边的区公所的人就不完全听县长的指挥，韩集没有区长，是县政府的科长，姓李（宗岱）的，人家都叫他李科。他在这里很反动，更反动的就是三区的芦朗斋，他老是吓唬人，但没敢下手。后来五大队发展起来了，把他吓跑了，把李（宗岱）科也吓跑了，工作也就好开展一些了。在这一段除去我们党本身的工作以外，就是跟国民党区政权斗争。在曹东南因为以动员委员会的名义活动，直接和王贯一有些关系，他那个政训处里，就有我们打进去的人，他也知道是我们八路军的人，那里的阻力还小些。在曹西北的阻力大些。地委会成立以后，开始就是和国民党政权进行斗争。到三九年十月，工作开展得较好，活动的地区也比较大了。

## 二

三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敌人大扫荡，当地人叫“双十一”大扫荡，搞了十多天。敌人扫荡以后，我们做了一些恢复工作，接着是和红枪会的斗争。红枪会的头头是安天国，他借抗日的名义进行活动，开始我们也找他面谈过，鼓励他抗日，那时我们认为，只要他能抗日，就不管他迷信不迷信。后来时间一长，他就专搞迷信活动，扩大他的地盘，扩大他的势力，发展他的红枪会，公开反对我们，反对抗日。我们一看不行了，他是假借抗日的名义欺骗群众，同我们来



争夺群众。他宣扬在（参加）他的红枪会“就能避枪炮，躲灾难”。我们就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同他坚决斗争。可是我们只能打击他们的头子，不能打击群众，因为群众是受欺骗的，只能用说服教育的办法来争取他们，以瓦解红枪会，而对他们的头子则坚决给以打击。有一天，在一个村里面他们开“道场”，我们侦察准了，就派了五大队的一个排（也可能是一个连），去把安天国打掉。但因为我们工作做得不够，有些战士还有迷信思想。当把他们包围以后，安天国一看跑不了啦，他就把屋上头的草揭掉一块，拿着宝剑顶出来。对着我们的队伍一指一吹气，有些战士就往两边一闪，他就趁着这个机会跑了。这次没把他捉住，他的气焰就更加嚣张了，到处宣传他的法术多高，谁也挡不住他等等。这时他已经占有几个村庄，如湾杨、杨帽头等，有时还到姜庄一带活动。他不光用迷信的办法，还用威胁的办法，要群众跟他们走，说什么“不跟我们走，我们就到你家去吃，你要跟着我们嘛，我们到哪里，你就可以跟着我们吃到哪里。”这样一来，有些群众为了避免受害，就不得不跟着他走。在很短的时间里，他们就搞了千把两千人，活动在安陵集那一带的湾杨、安陵集、西郭家、万家、杨帽头、张大庄一带，后来又曾到大小杨湖去骚扰。这时候我们就不好办了。他有那么多群众，你要是打他，他就先要群众跟我们对抗，不能这样打。我们只有用各种方式积极进行宣传，来分化瓦解他们。时间长了，有些群众也不愿意跟他跑了，都是本乡本土的左右邻居，跑到人家去吃，也不大好意思。这样群众跟他的少了，他就守着湾杨和杨帽头。我们看时机到了，决定打他。这时候差不多就到十二月了，天气比较冷，派五大队去打了一次，

但没打掉。因为我们的政治工作还是作得不够，对他能不能避枪炮，有些战士仍是有些疑虑，所以打他的时候不能充分发挥部队的战斗力，没有打下来。以后他又引进敌人，在杨帽头设了据点，过了个把月敌人才撤走。大概到了四〇年夏新三旅八团二次去打。八团轻机枪很多，战斗力较强，用轻机枪一扫射，就把他打败。死伤一些人，剩下的跑了。湾扬的一个地主杨敬言，是同安天国拧在一起的，他们一起逃跑了。我们很快派人到湾扬以及附近的一些村庄向群众宣传团结抗日的道理，取得了效果。群众看到他们（指安天国，红枪会）真正的不管事，就不再信他那一套，都不再干了，红枪会这样就平息了。

### 三

四〇年二月份：国民党石友三部在黄河以北被我主力部队击溃南窜到菏泽、曹县这一地区。这样一来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冲击，使得我们的工作受很大的影响。因为他（指石三友）那时候有两万多人，鲁西南地区从来还没有那么多的敌人来过哩。虽说是在河北被我们的部队打击压迫来的，但是我们这个地方上这点力量一听说几万人来了，确实有点惊慌，特别那时也没经验。从现在回顾当时那个情况来看，假若我们是有经验的话，受点影响也不会太大。因为没经验，有点手忙脚乱。地委机关看他朝这个方向来了，就向西躲，不敢跟他沾边，因为他虽然不是嫡系部队，但也是几万人的正规军（这时我到苏鲁豫开会去了，不在家）。他们来到鲁西南以后，到曹西北没停脚，一直往南走，到曹东南才停下，住在青坨集一带休整。开始我们以为，是八路军把他打

过来的，那他见了八路军还会有好事啊？所以就躲得远远的。他实际上也顾不了这些，跑到曹东南，也没有逮捕共产党、八路军。那时候我们还没政权，他对我们的情况也不了解，哪是我们的群众组织，哪是我们的党，他不知道，所以，他也不管这些事，只是在那休整。休整了大约有一、二十天，他跟河北长垣一带的一个国民党的专员丁树本勾结起来，他向北反扑，丁树本向东南配合，一个向北，一个从西向东，两下配合（那时候我就从苏鲁予区党委开会回来了，正巧碰到他们往回返）。地委机关就不敢在中心区活动了，就跟着二大队走。跟着二大队到东明一带（我这时回到地委机关）。因没有经验，看他来了就跑，我们要有四八年跟国民党搞运动战那个经验，有和几万人、十几万人大拉锯那个经验，我们就不一定要走，只要我们往外一闪，让他个路，等他走了以后，我们再回来搞我们的工作，那就行了。可是那时我们不了解这个情况，区党委那时没有电台，也得不到区党委的指示，情况不明，又没有经验，也不知道往哪儿跑好，就盲目地跟着二大队走。石友三有一、两万人，又有丁树本配合，二大队也不过上千人，不敢跟他接触，就向北走，我们就跟着走。一直走到黄河以北。二大队到濮、范、观那里去了，我们到濮阳一带，这一下把石友三他们撇开了。我们住在一个村里，村名西李庄。大概到三月底或四月初，我们到了河北以后，就找直南地委，因为这里是直南地区。恰巧碰到了地委书记刘宴春，他说：“你们来得正好，上级指示以直南地委做基础，在这里建立冀鲁豫区党委，再把你们那个地委划过来，建立三个地委。你们从苏鲁豫区党委转过来，就受冀鲁豫区党委领导。”所以我们就在那里等着区党

委开会。回顾这一段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主要是得个教训，以后我们遇到情况，不要懵里懵懂干，不了解情况你要想法了解情况，情况摸不清楚，你就观察现实的情况，加以研究分析，再决定自己的行动。这次我们不了解情况，又没经验，盲目乱跑，所以就吃了点亏。倒没有吃大亏没受什么大损失，可是影响了我们在那个地区的活动。使我们脱离地区两个月。地委机关不在那领导了，有些同志还在那里坚持工作，如力本屯、大寨集，这些地方还有党员同志在那里独立自主地坚持工作。当然也有一些自流的现象，少数同志看到形势不好就回家不动了。使工作受到了影响。

在西李庄休整了一下，到四、五月间，区党委要开会了，通知我们去参加会，地点大概是王什村，这个地方属清丰县。张玺同志是区党委书记，我到王什村时，他从太行山还没来到，又等了他一个短的时间，先开预备会，组织部长信锡华和宣传部长刘耀先两人在那里讲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等了一个多星期，他来后才正式开会，会拖得时间较长。一直呆了一个多月，会才开完。会议的内容记不清了，反正没有重大的新问题，还是我们原来进行的那些工作，党的工作、群众工作和武装工作，把四〇年的工作计划作些研究安排。会后，我们地委在驻地又开会，根据我们地区的情况又作了具体研究，做了一个计划才回来。是分三批回来的，头一批是王健民同志等先回来了解情况，第二批是我和一些比较精干的人员一同回来的，另外留一部分人，带着地委的机关、妇女同志勤杂人员最后回来。但是我们的恢复工作从第二批同志回来以后就开始了，因为我们的干部大部分都回来了，只留少数几个干部在那里。那时地委的警卫连已

改成独立营。

回来以后我们就着手恢复工作，向我们过去工作过的那些地方，派去工作组。原来有两个县委，还有考城那个工委都联系起来，准备建立政权。开始我们就先抓韩集那个区政权，准备逐渐建立县政权。这时，军区又派来了赵谭支队，就是赵基梅同志带着八团，到这里来活动。有主力部队在这里支持，我们的活动就更方便了，积极向外开展，准备要建立几个县委、县政权。

#### 四

我们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搞了一段时间，到八、九月间，主力部队因另有任务回到黄河北去了。他们一撤回去，这里问题就来了，周围的国民党顽军。杂牌军就都想抢我们这个地盘。他们本来不是这时候才起来的。在日本鬼子占领济南。占领了开封、商丘以后，津浦线、陇海线国民党的军队，国民党的政权都纷纷地往南跑，有些国民党的县政权也瘫痪了，谁也管不了谁。如曹县的王贯一是县长，也是不敢在那里坚持，不知道日本鬼子什么时候来，动动摇摇的。在菏泽有个专员孙秉贤，他也是动动摇摇的，所以那时候国民党的政权也发挥不了作用，能维持着机构就不错。国民党的政权不行了，国民党的军队没有了，各地都没人问，完全陷入无政府状态。这时候没跑的，象我说的国民党的县长王贯一和专员孙秉贤，就是在他们本地区想法占据他们的地盘，但是他也不敢大的活动，能守住他们那个现有的摊子就不错了。另外那些象马逢乐、张盛太一看国民党的政权没有了，他们自己就成了独霸一方的地头蛇。他怕自己的统治基础受

到破坏，就组织一部分武装力量来守住他的地盘，还有就是国民党派遣的一些游击支队，那游击支队都是过去一些当军官的、兵痞，从国民党那里领来一个什么名义，就在那里招兵买马，开辟地区，扩大自己的力量，想着到时候他投到哪里都少不了当个团长、旅长的。一些土匪也是这样，自己先在那里招兵买马，弄些人，再同国民党挂上钩、取得联系，也弄个什么名义，成立个什么这支队那支队的。这样，一股一股的慢慢在我们周围组织起来了。我们八团在这里的时候，他们都是在周围活动，不敢到我们这边来。八团撤回以后，他们看到我们那么一块地区没有主力部队，只有一个独立营，才二百来人，地委机关人也不多，最多不过四十多人。我们几个工作组，那也都是十来个人。在力本屯、大寨那一带，都是以工作组的名义在那里活动。顽杂们认为反正都是些土八路，力量不大，这个地区是块肥肉，他们就都往这里挤。这样，我们这个地区就越来越缩小，因为他的力量大，人比我们多，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弄到人就好，不管乌鱼马虾的什么都要。他们又不管什么群众纪律。那些兵痞流氓，就是为了弄到枪杆子，弄到饭吃，欺压老百姓。周围一股一股的都弄到几百人、千把人，一两千人。考城那个地头蛇马逢乐，他就搞到上千人。张盛太在那个地方平时不集中，但有时候好象跟团练似的，他的武装也不下一千人。胡罗头原是一个土匪头，他在考城、曹县这一带，组织起来一部分人，最早跟国民党挂上钩，叫国民党游击队第九支队，他是支队司令。他是以抗日的名义，有点民族气节，不愿当亡国奴，愿意抗日，这还是比较好的。马逢乐、张盛太则完全是为了守住他自己的地盘，不让别人占去。另外就

是我刚才说的曹县国民党县长王贯一，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跑了。以后就是王子魁，原来是国民党县党部的书记长，后来他成立了保安团，也弄了不少人，大概有一、两千人。给他合作的还有一个土匪叫石福起，约有五、六百人。孙秉贤他本是个专员，驻在菏泽城，日军到了菏泽以后，他就跑到乡下活动。当时的顽杂军就有这么七、八股，一共有七、八千人的样子。我记得后来苏振华同志在四三年还是四几年叫我给他汇报这段时间的情况，说我们独立营和地委的工作人员一共不到三百人，顽杂军他们有七、八千人。苏振华同志说敌人三十倍于我们。从数目上来说悬殊就那么大。

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经过开会分析、研究之后，决定要坚持这个地区，不能丢掉，这是党给我们的指示，群众的要求，我们自己也有这个责任，一定要坚持。我们和敌人对峙到最困难的时候，敌人进一步缩小包围圈。我们有多大范围呢？南边是韩集，北到安陵集，大概有十里路的样子，北边安陵集是孙秉贤，南边韩集是王子魁。周围的敌人也有离得远一些的，也有离得近一些的。当时我们的主要村庄就是三个，一个是曹楼，一个是伊庄，一个是刘岗，所以叫“三村”。三村斗争就是指的这三个村，实际当时还有些小的村庄，向南没有了，向北也叫敌人占了，主要向东，譬如向庄、大付庄，这里是我们的一个走廊，可以出入。向西北大小扬湖、周庙、天爷庙、王庄、常岗庙，这里还有一个走廊，但是都不大，都是相隔二、三里路，或者中间还有一个村庄是我们的，两边的都是人家的。那时老宋就经常提醒我说，你要注意，这个大付庄可不能丢掉，假若丢掉了，孙秉贤往南一挤，王子魁往北一挤，咱们可过不去了，往东跟马集、力

本屯一带也就联系不上了。西边也是这样，假使张志刚把大、小杨湖那边一卡，胡罗头把天爷庙王庄一卡，我们向西北也就出不去了。如果连这些村庄都算上，共有十八九个村庄。在这种地区狭小、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我们确实还是下了决心坚持的。敌人从九月开始就向我们蚕食侵占，十月就形成这种局面，一直到次年二月初，共有一百多天，才向主力部队求援，向区党委求援。区党委派来了赵谭支队的七团、八团，为我们解了围，把局面打开了。坚持三村斗争主要就在这一段。

## 五

三村斗争坚持下来的原因，我认为首先是有上级党的指示，再就是我们有坚持的决心，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群众支持，这是最重要的条件。群众已经认识到八路军是真正抗日的，是为群众谋利益的。他们把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战跟国民党象流水一样地向南逃窜一对比，就很清楚了。这是从远的说。近的有冀鲁豫支队。那时在定陶跟敌人打过仗，在东边羊山那里，也跟敌人打过仗（是不是羊山我记不清楚了，反正都和敌人打过仗）。在眼前，咱们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在这儿活动过，群众纪律非常好，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维护群众利益，有土匪就打土匪，有顽杂军就驱逐顽杂军。当然，那时候还没怎么样放手来打。他们名义上说抗日，可敌人一来他就跑。有些新组织起来的顽杂军，不管与国民党挂上钩或没挂上钩，它都有个牌子。奸淫、抢掠虽不如日本鬼子厉害，但纪律败坏。只要他们到过的地方，对群众的粮食、衣物钱财，想吃就吃，想拿就拿，甚至有奸淫



行为。所以群众就非常地怕这些顽杂军。他们仅次于日本鬼子，跟土匪差不多，打着抗日的旗号，实际上根本不抗日，群众就怕他们来。怎么办呢，群众就靠八路军来抵制这些顽杂军。有八路军正规部队就更好了，有那么一个硬棒铁柱子在那里支撑着，群众就更高兴。没有正规八路军，土八路他们也欢迎。他们非常欢迎地委工作团的工作人员到他们村里去住。虽然他得给给养，给烧柴，添不少麻烦，但我们都是规规矩矩的，群众就觉得好得不得了，能保卫他们身家性命财产不受侵犯，他就欢迎我们，拥护我们。这样的群众基础就是我们坚持的最基本条件。坚持阵地是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共产党员，只要上级给了任务，那就得坚决地完成。特别是地委这几个负责人，都下了这个决心，那怕前面是火坑，也得去，也得不折不扣地完成。这是党的纪律。现在有这样的群众基础，那就更得完成了。地委机关的负责同志是这样，下边那些同志呢？他们都是本地方人，有双重任务，一个是地委要求他们在这个地区坚持下去；再一个，他们是本地人，群众也要求他们在这里坚持。他们的身家性命都在这个地方，也需要坚持下去。这是很自然的，党的领导机关，主要的领导干部，所有下边的干部，都有这个决心要坚持。这样，干部的力量，群众的力量和我们那点武装力量拧在一起，三村就坚持下来了。

第二个问题是怎样坚持？那就是必须走群众路线，一定要跟群众打成一片。这时候群众依靠我们，支持我们，我们也要依靠群众。我们有多少武装呢？独立营有三个连，一个连有七、八十个人，总共二百多人，三八二百四吧，不过二百四十个人。地委机关最多不过四、五十个人，合起来不到三